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策書序

策問一道

對所舉道侔伊呂科策三道

上封事書

上姚令公書

姚令公荅書

荅嚴給事書

與李讓侍御書

奉勅送張說上賜燕序

策問一道

問興化致治必俟得人求賢審官莫先慎舉聖朝受命于今百齡堯封比屋魏網斯頓史曹之職衡鏡攸歸歲時調集士踰累萬借使崔毛重起裴樂復存觀

貌察言且猶未暇考行徵實其可得乎若遠循漢魏之規復存州郡之選即務辭會府權歸外臺牧守之明何法能鑒變通之要厥路奚由文武之道並用無偏軍旅之制事宜經遠而越騎飲飛皆出畿甸丁年負甲者日釋戈亡歿蓋多軍容每闕今欲均井田於要服遵兵賦於革車恐習俗茲深慮始難就揆今酌古其衷若何且惠在安人政惟重穀頃承平既久居泰易盈編戶流亡農桑莫贍精求良吏未之能補遂其寬施則莫懲遊食峻其科禁則慮擾疲人革弊適時應有良術子等並明於國體允應於旁式陳開物

之宜無效循常之對

第一道

對嗣魯王道堅所舉道侔伊呂科

徵仕郎行秘書省校書郎張九齡伏覽睿問大哉國體九品流弊嘗所憎焉幸因對揚庶言其可古者諸侯貢士司徒論士必講禮觀能鄉舉里選故十五十八之歲大學小學之節誦習以時教化以禮則孝悌之行可知於鄉曲政事之業可昇於國朝先王務教此其大者及周道既衰斯文將喪秦氏滅學唯力是親仁義大壞俊造亦亡漢高以馬上非禮復修三代

之事魏武以軍中是務權立九品之儀後代因循莫能改作紛紛橫調滔滔皆是天下公器可謂傷心伏惟陛下神啓睿圖天佑明德物不終否故受之以泰弊不遂極乃鼎之以新滌瑕蕩穢今其時也伏願圖之夫正其本者萬事理勞於求者逸於使豈有大明御宇慮此假權之人循良擇人安得謝恩之議是則外臺會府真若滿於貯中濟理適時復何殊於掌上者也且有備無患亡戰必危是以振旅菱舍之儀羽林攸飛之衛漢家徵選咸出五陵周制供王不踰千里此以均其遠近會其中正王者之制豈虛乎哉必

開井賦於要服俾裒裒益於畿甸雖經始之規何施不可而圖遠之業猶願勿違且將振九品之類網維百王之絕畧使官有位次資有等衰才苟不侔時所勿取使夫能者代上帝之理譏者息高門之談吏精其心人享其利流庸不日而來復耕桑何憂乎不稔動之斯應綏之斯來若惟作法於末途非救弊之本意盛德大業孰與歸乎其怖慄塵埃棲棲非得言之地慷慨禾秀惓惓因獻策之時何敢望焉盡心而已謹對

第二道

對王道務德不來不強臣霸道尚功不伏不偃甲此
勞逸異數得失可明故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
是時漢武事胡豈比重華之干羽秦皇戍越奚擬公
劉之橐囊雖古人遺害引之者有同於河漢而王者
大化行之者必本於唐虞不亦然乎此則開基之大
者也國家因已有之地廣無私之仁犬戎即叙肅慎
入貢若力不能救豈惟桓公之耻征在其蘇是必成
湯之怨然而春秋所貴惟義所在內諸夏而外夷狄
此明中國恐弊不興異域之功下人苟安何惜救兵
之舉則知弔伐之義隨時之道也今頗彫弊抑非其
征謹對

第三道

時至如守塞川侯應之言為得斥地則蒙恬之弊可
知前事昭昭足為明戒者也必欲繫單于之頸裂匈
奴之肩奚霽背恩受制於北虜小人發憤請議於東
對伏惟殿下德成問安教存齒學則孝悌之感元良
之貞詠子衿之詩義形乎辭真吾君之子也天下幸
甚幸甚伏以化憑於勢聲若順風之遠感因於時德
甚置郵之速則何草不偃何心不應而曰未能動俗
殿下之至謙也尚何術之務而捨此乎今又降意微

言徵諸墜典至如黃帝斲木蓋取諸意文王演卦乃
言其象雖成象之時不同而得意之言一也周公制
禮夏正得天縱損益可知而因循不改去聖既遠禮
經殊殘遺文苟存群儒紛揉故喪服異制諸家殊軌
故王肅之旨約情以斷鄭玄之言引經取決呂氏因
封侯之餘俗採禮官之舊儀故戴聖採十二紀之首
爲十二月令存周之典其故匪他仲尼以尊魯而取
美於頌穆公以尊周而見序於
穀梁以文清為婉范審序事其
義則詳樂書因秦而
遂亡空有河間之制夾氏在傳
而不見惟餘班固之

說謹對

上封事書

五月二十日宣義郎左拾遺內供奉臣張九齡謹再
拜死罪死罪上書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臣所以上事
以臣愚見並當時尤切不敢飾詞伏願陛下親覽可
否之宜幸甚幸甚臣伏以陛下自克清內難光宅天
下常欲躋人於富壽致國於太平聖慮每勤德音屢
發然猶黎人未息水旱為憂臣竊伏思之有由然矣
臣聞乖政之氣發為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速昔者
東海殺孝婦旱者久之一吏不明疋婦非命則天為

之早以昭其寃况今六合之間元元之衆莫不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理此尤親於人者也多非其任徒有其名致早之由豈惟孝婦一事而已是以親人之任宜得其賢用才之道宜重其選而今刺史縣令除京輔近處雄望之州刺史猶擇其人縣令或備員而已其餘江淮隴蜀三河諸處除大府之外稍稍非才但於京官之中出為州縣者或是緣身有累在職無聲用於牧宰之間以為斥逐之地或因勢附會遂忝高班比其勢衰且無他責又謂之不稱京職亦乃出為刺史至如武夫流外積資而得官

成於經久不計於有才諸若此流盡為刺史其餘縣令已下固不可勝言蓋吐 庶所繫國家之本務本務之職反為好進者所輕承弊之人每遭非才者所擾陛下聖化從此不宣皆由不重親人之選以成其弊而欲天下和洽固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莫不于其所重勸其所行臣竊惟近俗偏輕此任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於其私情遂自得計何則京華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間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勞而成一出外藩有異於此人情進取豈忘於私但立法制之不敢違耳原其本意固私是欲

今大利在於京職而不在於外郡如此則智能之士
欲利之心日夜營營寧有復出爲刺史縣令而陛下
國家之利方賴智能之人此輩既自固而不行在外
者又技癢而求入如此則智能之輩常無親人之者
陛下又未格之以法無乃甚不可乎故臣愚以爲欲
理之本莫若重刺史縣令此官誠重智能者可行正
宜懸以科條定其資歷凡不歷都督刺史有高第者
不得入爲侍郎列卿不歷縣令有善政者亦不得入
爲臺郎給舍即雖遠處都督刺史至於縣令以久差
降以爲出入亦不得十年頻在京職又不得十年盡

任外官如此設科以救其失則內外通理萬姓獲寧
如積習爲常遂其私計陛下獨宵衣旰食天下亦未
之理也又古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遙聞而辟召
或一見而任之是以士修素行不圖僥倖群小不逮
亦用息心以故姦偽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未必理
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爲不正其本而設巧於
末所謂末者吏部條章動盈千百刀筆之吏辨析毫
釐節制搶攘溺於文墨胥徒之猾又緣隙而起臣以
爲始造簿書以備用人之遺亡耳今反求精於案牘
不急於人才亦何異遺劍中流而刻舟以記去之彌

遠可爲傷心凡有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縣尉與主簿從主簿與縣丞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者也惟據其合與不合不論賢與不肖大畧如此豈不謬哉陛下若不以吏部尚書侍郎爲賢必不授以職事尚書侍郎既以賢而受委豈復不能知人人之難知雖自古所慎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則執以格條貴於謹守幸其心能自覺者每選於所拔亦有三人五人若又專固者則亦一人不拔據資配職自以爲能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使時人有平配之議官曹無得賢之實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是於聖朝有何裨益

故臣以爲選部之法弊於不變變法之易在陛下煥然行之假且今之銓衡欲自爲意亦限行之已久動必見疑遂用因循益爲浮薄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即每當管之內應有合選之色先委考其才行堪入品流然後送臺臺又推擇據所用之多少爲州縣之殿最一則州縣慎其所舉必取入官之才二則吏部因其有成無多庸入之數縱有不任送者妄起怨端且猶分謗於外臺不至喧譁於南省今則每歲選者動以萬計京師米物爲之空虛豈多士若斯蓋濫至此而欲仍舊致理難於改制祗益文法煩碎賢

愚渾雜就中以二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
從此遺逸斯亦明代之闕政有識者之所歎息也夫
天下雖廣朝廷雖衆而士之名賢誠可知也若使毀
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將已矣無復可說如知其賢能
各有品第每一官缺而不以次用之則是知而不爲
焉用彼相借如諸司清要之職當用第一之人及其
要官闕時或以下等叨進以故時議無高無下惟論
得與不得自然清議不立名節不修上善則守志而
後時中人則躁求而易操何哉朝廷若以令名而進
人士子亦以修名而獲利而利之所出衆則趨焉已

而名利不出於清修所趣多歸於人事其小者苟求
輒得一變而至阿私其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
黨斯蓋教化漸漬使之必然故於用人之際不可不
第高下若高下不可妄干天下士流必刻意修飾思
齊日衆刑政自清此皆興衰之大端焉可不察易曰
履霜堅冰至言聖人之見終始之徵矣臣今所言上
刺史縣令等事一皆指實縱臣所欲變法不合時宜
伏望更發睿圖及詢於執事作爲長筭振此頽風使
官修其方人受其福天下幸甚伏惟陛下聰明神武
動以聖斷正當可爲之運未行反本之法微臣企竦

竊有所望伏願少留宸睇稍覽愚誠必無可施行棄
之非晚不勝塵露裨補之誠

上姚令公書

日月左拾遺張九齡謹奏記紫微令梁公閣下公登
廟堂運天下者久矣人之情偽事之得失所更多矣
非曲學之說小子之慮所能損益亦已明矣然而意
有不盡未可息區區之懷或以見容亦猶用九九之
術以此道也忍棄之乎今君侯秉天下之鈞為聖朝
之佐大見信用日渴太平千載一時胡可遇也而君
侯既遇非常之主已踐難得之機加以明若鏡中運

如掌上有形必察無往不臻朝暮羲軒之時何云伊
呂而已際會易失功業垂成而舉朝之衆傾心前人
之弊未盡往往擬議愚用惜焉何者任人當才為政
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曩之用才非無知人之
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夫見勢則附俗人之所
能也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君侯察其苟附及不
輕受就而厚之因而用之則禽息之首為知己而必
碎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漆至於合如市道廉公之
門客虛盈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賤初則許之以
死徇體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小人恒

態不可不察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
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
客以取容情結笑言談生羽翼萬事至廣千變難知其
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耻君侯或棄其所短收其
所長人且不知深旨之若斯便謂盡私於此輩其有
議者則曰不識宰相無以得遷不因交游無以求進
明王在上君侯爲相安得此言猶出其口某所以爲
君侯至惜也且人可誠感難可戶說爲君侯之計謝
媒介之徒即雖有所長一皆沮抑專謀選衆之舉息
彼訕上之失禍生有胎亦不可忽嗚呼古人有言禦
災莫若重裘止謗莫如自修修之至極何謗不息勿
曰無害其禍將大夫長才廣度珠潛璧匿無先容以
求達雖後時而自寧今豈無之何近何遠但問於其
類人焉瘦哉雖不識之有何不可是知女不私人可
以爲婦矣士不苟進可以爲臣矣此君侯之度內耳
寧用小人之說爲固知山藏海納言之無咎下情上
達氣用和洽是以不敢默默而已也願無以人故而
廢其言以傷君侯之明此至願也幸甚幸甚

姚令公荅書

忽辱牋翰喜慰攸集退自循省慙懼亦深實智力之

所不逮也宜朝廷之所見責也僕本凡近之才素非
經濟之具叨承過聽謬膺朝委自少及長從微至著
惟以直道爲業匪以曲路期通歷宦三朝年逾一紀
凡所稱薦罕避嫌疑實有祁奚之舉非無許允之對
則天之世已被流言行之有常久而自辨近蒙獎擢
倍勵駑庸每以推賢進士爲務欲使公卿大夫稱職
豈陽橋之或用及解狐之可爲而悠悠之徒未足矜
察嗷嗷之口欲以中傷上恃天聰俯伏神道既不得
奉身而退但知信心而前然顧無隱匿亦死爲明分
矣俛惟不敏敬承厥休持當座右銘求爲身寶元崇頓

首頓首

荅嚴給事書

自出江郡慰誨累及情義已積昆弟無踰人生相知
可謂厚矣僕方請歸養從此告辭會面無期所懷當
盡故復畧而言之耳凡爲前相所厚者豈必惡人耶
僕爰自書生燕公待以族子頗以文章見許不因勢
利而合但推獎之日不量不才引致掖垣有負時議
然則初有超拔豈由本心嗷嗷之口曾不是察既不
稱其服又加之讒間負乘致寇幾於不免當此時也
若無所容以孤特之身處背憎之地自惟既往何幸

而全追想寒心怵怵發悸嚴子足下不意而然既而
遠出猶有餘譽巧言潛構期僕傾危故使者之來怒
於心而色於事賴於自慎幸且無咎不者吹毛洗垢
求其痕疵勢窮力屈將無控告未始怯事也有為而
然以故春中有書薄言求疵足下猶不諒此意以為
汲汲於聲名而乃約以莊生之言博以東山之法曉
導精至誠故人之情向之所防有異來旨彼二教者
忘情滅識無有纏愛故福至不喜禍至不憂今僕養
親豈復割離恩愛直措心於此地哉正欲惟疾之憂
全身遠害故雖在小小敢不兢兢至如自於身心雖

復懵昧幸受教於君子亦聞道於古人何必崎嶇齟
齬求入然後為得也去矣嚴子勉事聖君儻存平仲
久要之言無惜詩人金玉之問幸甚張九齡白

與李讓侍御書

李公足下夫心以義持公為時出雖冥冥入窮神之
奧鬼莫我窺而恟恟自衆人之口通者誰惑何則我
有獨見之明物無浮言之信亦猶太阿之劍犀角不
足齒其鋒高山之松霜霰不能渝其操斯豈非愛惡
則物之相背而終始則我之不移且如明公義貫心
靈人推正直遂乃雄飛清憲高步等夷向若見不決

於明濟不兼於物終然獨善而已何自致之若是乎
如此則明公獨運之機以獲當人之利固大情之可
恕何橫議之能干昨所造次下風求為從者亦望心
與道合申一言而取容人以義固輕千駟而脫屣則
不意制以形骸之外拘於牙齒之間蓋下慎閉門而
公奚惜意夫國家所以歷試官序推擇士林雖因時
買利之失猶能變節而服義亡軀之意奚遽生疑此
亦人言亦何害歲寒之取效然明公所以不容左右
誠非克堪固當別有嚶鳴如為蛇足而以為家屬在
彼用防未然既明公之慮極精微亦下官之心懷感

激何者至如中朝著姓連姻華族及夫委以鈞軸綜
其條流而朝廷豈可南求脩耳之首北取族頭之虜
必佇異方之任乃無內顧之私者耶故知事在是非
公無遠近昔如奚初之舉子不避其親齊人之為盜
固在於楚是以為善在已執一心之既定詭道從時
乃千人之所指然下官所以勤勤自致其功靡他正
以居本海隅始無朝望昔遇光華啓旦朝制旁求誤
登射策之科忝職藏書之閣又屬朝廷尚義端士相
趨復以無依見容不得弃置所以遲迴城闕感激身
名未茸田里之平人所慕君親之大義而才能不急

時用無施俸猶擬於侏儒舉未優於儲峙所以飢寒
在慮扶持增遙而慈親在堂如日將暮遂乃甘心附
麗乘便歸寧不然則命非飲冰幸安中士又安能崎
嶇執事之未還無一級且二年願明公審圖彼人向
者何為嗚呼忠信獲戾古人之言惟教義之所矜乃
譏嫌之見及恨不能墮肝嘗膽徇知己以求申而飲
氣吞聲負當年而歎息庭闈眷戀行路屏營斯薄宦
之所嬰念勞生之有役望美高傳何嗟及矣炯炯式
微心爲誰矣轉當側聽妙選用息鄙心心之有懷言
不能盡其再拜

集賢殿書院奉勅送學士張說上賜燕序

集賢殿者本集仙殿也上不以惟睿作聖而猶垂意
好學用相必本於經術圖王亦始於師臣及乎鴻生
碩儒博聞多識之士自開元肇建以迄于今大用徵
集煥乎廣內而聽政餘暇式燕在茲忠臣嘉賓得盡
心之所聰明文思有光彼之德故下以道親上亦歡
甚即於御座爰發德音以爲猥彼神人事雖前載傳
於方士言固不經遂改仙爲賢去華務實且有後命
增其學秩是以集賢之庭更爲論思之室矣中書令
燕國公外弼度績以奉沃心之謀內講六經以成潤

色之業故得出入華殿師長翰林惟帝用臧固凡所
賴拜命之日荷寵有加降聖酒之蠶下御厨之膳食
以樂侑人斯飽德時則有侍中安陽公等承恩預焉
學士右散騎常侍東海公等攝職在焉或尚稷大賢
或淵雲諸彦文王多士周室以寧武帝得人漢家為
盛而高視前古獨不在於今乎咸可賦詩以光鴻烈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序文

陪王司馬宴序

益州長史宴序

送高贊府序

登薛公逍遙臺序

開大庾嶺路序

魏山公蘇說銘

餞宋司馬序

餞王長史序

韋司馬別業集序

別韋侍御序

獅子贊序

鷹鵬圖贊序

裴公畫贊序

宋使君寫真贊序

畫天尊像銘序

惠莊太子冊文

祭舜廟文

代祭故人文

祭李常侍文

祭洪州城隍文

王司馬祭妻父文

祭甄都督文

祭張燕公文

追贈祭文

陪王司馬宴王少府東閣序

夫道行與廢命也非謀之不臧命通與塞時也豈力之爲弊古之君子推其分養具和仲尼得之以絃歌傳說因之以版築至若詩有怨刺之作騷有愁思之文求之微言匪云大雅王六官志其大者司馬公引而申之謫居何心不欲賈生之投弔窮愁非我安用

虞卿之著書嘗以風月在懷江山爲事簿領何廢形勝不辜旣好樂而無荒亦上同而不混迨乎倚層閣憑華軒川澤清明上懸秋景岑嶺迴台下帶溪流聯草樹而心搖際煙氛而目盡茲邦枕倚是日登臨豈子虛之過詫誠仲宣之信美物色起殊鄉之感誰則無情而道術得異人之資吾方有適於是旨酒時獻清談間發歌滄浪以放言詠蟋蟀而傷儉蓋古人之作者豈異於斯蓋賦詩以揚其美

益州長史叔置酒宴別序

天子建五長守四方內以承衛京師外以攘却夷

祭舜廟文

代祭故人文

祭李常侍文

祭洪州城隍文

王司馬祭妻父文

祭甄都督文

祭張燕公文

追贈祭文

陪王司馬宴王少府東閣序

夫道行與廢命也非謀之不臧命通與塞時也豈力之為弊古之君子推其分養具和仲尼得之以絃歌傳說因之以版築至若詩有怨刺之作騷有愁思之文求之微言匪云大雅王六官志其大者司馬公引而申之謫居何心不欲賈生之投弔窮愁非我安用

虞卿之著書嘗以風月在懷江山為事簿領何廢形勝不辜既好樂而無荒亦上同而不混迨乎儕層閣憑華軒川澤清明上懸秋景岑嶺廻台下帶溪流臨草樹而心搖際煙氛而目盡茲邦枕倚是日登臨豈子虛之過詫誠仲宣之信美物色起殊鄉之感誰則無情而道術得異人之資吾方有適於是旨酒時獻清談間發歌滄浪以放言詠蟋蟀而傷儉蓋古人之作者豈異於斯蓋賦詩以揚其美

益州長史叔置酒宴別序

天子建五長守四方內以承衛京師外以攘却夷

則有持其節制未十年而歷踐撫其封疆旣一行而
寧輯盡在我叔父備聞于朝廷昔者吉甫是欽仲著
孝友之德楚子所畏趨在諸侯之選世有實績今以
美濟俾我張氏鬱彼士林以媚于一人以正于四國
豈非德能煇謀必變通思古人之獲心施君子之不
器所以前拜小司馬兼擁旄於五涼再命左常侍仍
總戎於三蜀軌模素遠綽有先路之風聲車服載馳
光被上軍之禮命莫不文茵暢轂淑旂綏章擘擘皇
皇途將出於華陽威已疊乎夜郎是時也四序鱗次
屬當春夏之交千里草長有懷原隰之往乃闢軒宇

邀賓寮自髦士而及同姓由金華而下建禮或交以
道合豈徒隸好之風或情以族親所謂宗盟之義龜
組交映肴敕駢羅而聲欲成文發中堂之絃管志在
擊節感四座之衣冠必名義而爲言雖聚散而何有
酒酣相顧驪歌乃作白日西下缺壯士之翻車青山
南登愛忠臣之叱馭凡我明懿賦詩餞行

景龍觀山亭集送密縣高贊府序

景龍東山初主第一也始其置金榜築鳳臺窮土木
之功極崗巒之勢議與盤石同體造化較力何其壯
哉自吾君茅茨不剪采掾不斷旣抑華而務實將設

教以垂範以故平陽化焉罷歌舞於其地麻姑見者
變桑田於此時所謂長女之宮鬱鬱爲列仙之館其後
嘗有好事以爲勝遊今日芳辰携手接袂往往餽祗
取樂焉高十官雌伏都畿星言至止聞殊庭之可尚
召嘉客以相歡徒觀其匠幽奇宅爽塏十里九版豈
惟梁氏之作千巖萬壑宛是吳中之事青林脩聳而
垂綵綠蘿蒙籠以結陰清流若鏡下照金沙之底雜
花如錦傍緣石茵之崖則可以藻飾形神揮斥氛滓
相顧風塵之表無負雲霄之槩旣而東主西賓酒酣
樂闋聚必有散匪伊麋鹿之群往而不返固亦山林之
弊高公乃振衣而起舉盃有屬却計送人出長安之
東道退思征馬向洛陽之南阡雖暫勞於州縣迫於
簿領方欲厭於承明資其騫躍夫如是相知意氣何
恨此離盃賦詩焉以贈行者

歲除陪王司馬登薛公道遙臺序

故郡城有荒臺焉雖層宇落構而遺製歸然邑老相
傳斯則薛公道衡之所憇也薛公不容隋季出守海
隅豈作臺榭以崇奢蓋因丘陵而視遠必有以清滌
孤憤舒嘯佳辰寄文翰以相宣仰風流而未泯今司
馬公英達好古清譽滿時迹有忤於貴臣道未行於

明主以長沙下國同賈誼之謫居六安遠郡無桓譚
之不樂嘗以爲仁不異遠必敷政以愛人窮當益堅
已坦懷而樂地屬府庭閑暇江浦清明南土陽和覺
寒氛之向盡東郊候暖愛春色之先來於是命輕舸
以乘流趣高臺而降望越荒堞披古道躋隱嶙而三
休俯芊綿而四極其遠則煙連井墟指甌貉以南馳
雲合山川拒荆吳而北走其近則深谿見底鱗介之
所出沒喬林夾岸羽毛之所翱翔悠哉薛公無不寄
也意神期之可接陟彼峻隅想風景之不殊剪爲茂
草司馬公又以爲峴山故事感羊祜以興言湘水遺

風懷屈原而可作况登高能賦得無述焉其實小人
受教君子雖羲之樂會稽之士自與許詢而仲舉禮
豫章之人復招徐孺是日也群英在焉猥惟陋才忝
陪下列祇命爲序請各言詩

開鑿大庾嶺路序

先天二載龍集癸丑我皇帝御宇之明年也理內及
外窮幽極遠日月普燭舟車運行無不求其所寧易
其所弊者也初嶺東廢路人苦峻極行逕寅緣數里
重林之表飛梁礫嶺千丈層崖之半顛躋用惕斬絕
其元故以載則曾不容軌以運則負之以背而海外

諸國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而越人綿力薄材夫負妻戴勞亦久矣不虞一朝而見恤者也不有聖政其何以臻茲乎開元四載冬十有一月俾使臣左拾遺內供奉張九齡飲冰載懷執藝是度緣磴道披灌叢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險之故歲已農隙人斯子來役匪逾時成者不日則已坦坦而方五軌闐闐而走四通轉輸以之化勞高深爲之失險於是乎鑄耳貫曾之類殊琛絕費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寧與夫越裳白雉之時尉佗翠鳥之獻語重九譯數上千雙若斯而已哉凡趣徒役者聚而議曰慮始者功百而變常樂成者利十而易業一隅何幸二者盡就况啓而未通通而未有斯事而盛皆我國家玄澤寔遠絕垠胥洎古所不載寧可默而無述也盍刊石立紀以貽來裔是以追之琢之樹之不朽

給事中魏山公蘇詵題而銘曰

石巖嵬兮山崖崖嶽嶽岸巒兮相蔽虧槎岬岬兮莽芊芊噫茲路兮不記年大聖作兮萬物覩惠吾人兮道復古役斯來兮力其成石旣攻兮山可平懷荒服兮走上京遷商兮重九譯車屯軌兮馬齊跡招孔翠

兮俸齒革伊使臣之光兮將永永而無斁

餞宋司馬序

宋司馬才通命塞雲翁異泥蟠茲邑朔方不廢琴書之業賈誼宣室欲言鬼神之事既而出宿南浦及鴻鴈以同歸追餞北梁對丘山而不樂是日渚雲欲霽林鳥將春惜時物之方華重人情之自遠群公有感中座無歡他日清風自當玄度之夕茲辰零雨得無子荆之詠遂相與援翰賦詩贈行

送幽州王長史赴軍序

漁陽我之巨鎮也慎憚軍佐敷求國良以王公能有

命汝徃底其耕戰之事介于將吏之間則已聲籍天庭氣雄遼碣鷹揚有日馬首欲東自名卿大夫與時髦懿士莫不激其節而重其邁結軫連袂携壺抱琴留飲極於郊岐望美延於朔裔者不可勝數仲月暄矣陽時貴若植物之發芳香行人之感意氣不日群萃豈懷安於鹿豕不日垂堂已載馳於原隰孰不知西笑之美况伊歲華東征之勤兼彼戎旅盖樂不遑舍君人之所難義不顧私志士之為用今之作者聞而休之各賦詩一章以志其善也

韋司馬別業集序

杜城南曲斯近郊之美者也背原面川前峙太一清
渠脩竹左並宜春山霞下連谿氣中絕此皆節公之
有也余固已聞之開元歲夏四月猥忝散職居多放
情跂彼一行無忘於夙尚時其七召果獲於前期廼
與起居舍人蔡公萬年主簿韓公惠而得朋欣然命
駕韋公方拭席見待羞以藥物之滋倚琴相歡雜以
嘯歌之韻清言移景閑步周林翻飛自情俯仰爲得
斯亦吾儕之樂事幸可而同也扶陽餘慶磻溪古跡
樹留梓漆器用天成庭澣芝蘭馨香世襲斯乃韋氏
之懿業是所爲異焉而韋公尚其同之樂亡其異之

貴均林棲於服冕齊鼎食於榮枯彼未可量吾見其
大跡繼前軌將爲龍以爲光道包遠圖豈一丘而一
壑二三君子相與志之云

別韋侍御使蜀序

予之友曰韋侯始以才進中而遇坎自廷尉評爲益
州刺史行欲美也玉映而山輝善無小也鶴鳴而天
聽俄自謫宦假其察視奮飛泥蟠皇華原隰爲持斧
之吏受負弩之禮非其明義清節高邁卓絕時輩所
美朝義推多亦焉得利其往蹇而振其廢滯而今而
後予有以見舉德之輔爲神之介雖不本於利而終

享其實者有矣夫火才暑徂使車云邁心同道合旨
酒有餞或席次林園或觴臨郊岐風流相從日夕以
繼者於若人如此其厚也僉以爲無欲而自致韋子
之謂道有善而不揚友朋之爲過然則今之所至莫
近於詩盍賦一章以美吾友故有斯作也

獅子贊序

夫德之所感者深物之所懷者遠中國有聖占候而
自來四夷不王征伐而難致故絕域有來首沒與諸
侯有不入苞茅舉其大凡不在遐邇頃有至自南海
厥繇西極獻其方物而獅子在焉爾雅所謂狻猊如

越猶食虎豹今之所見信然絕猛者也其天骨雄詭
材力傑異得金精之剛爲毛群之特伉立不動而九
牛相去眈視且瞋則百獸皆伏所以肉視犀象孩撫
熊羆其餘瑣細不置牙齒我天子示柔遠之義國無
不庭有服猛之威物無難制故其受羈綆伏閑皂時
馴而無用鋒莫可當然吾君所存義不謂此蓋蠻夷
君長歲時貢獻或殊賅絕盡實於內府或異獸奇禽
擾於外園皆其覲禮若中國之贄幣所不辭讓明異
方之臣妾此則非有利物之心充耳目之翫好以爲
懷柔之道示天地之含容不其然歟固無德而稱也

義異犬豈勞召公之訓美同赤豹何闕韓侯之詩
凡我侍臣爲之贊曰

鷹鷂圖贊序

鳥之鷙者曰鷹曰鷂鷹也名揚於尚父義見於詩鷂
也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豈昔之多識物亦有遺將
今而嘉生材無不出爲所呼之變與所記不同者耶
然於羽族之中絕有豪傑之表氣感剛悍體侔銛鋒
顧視之間煒如也夫受以勁翮意不群飛資其利嘴
義在鮮食生有自然之權用無可抑之勢古之言武
士法吏齊名比義者以其嚴若郅都飛若李廣委質

於所事報功於所養不憚摧翼以虧勇不立垂枝以
屈節是鳥也向之擬議不亦宜乎夫鸞與鳳將感於
仁所不及也鷄與鶴猶較其德被何有焉况其餘雖
飛雖鳴凡者恠者肉非登俎才非下韝威力不敵群
噪無益然後知二禽之爲用衆鳥之絕倫者也故君
子躡其然工人圖其狀以象武備以彰才美雖未極
其天姿有以見其風骨矣昔支遁道林嘗養名馬自
云重其袖駿斯圖也非彼人之徒歟

畫天尊像銘并序

畫天尊像者贈吏部侍郎武功蘇公太夫人崔氏爲

公卒哭之所作也蘇公有重名於時未大用而卒遭
命不遂當代所悲况作嬪于公鞠凶在疚援詩以誓
其節執禮而哭於晝哀而能感感而能通極希微而
不見中恍惚其如在於是欲介景福將祈太清因心
寓象命工設色飾金闕圖玉皇元天不遠真官在列
飄若靈氣爛其神光彼昭厥誠允速其應斯所謂玄
鑒無昧當受謁帝之符幽魂有憑必署昇仙之錄此
固崔氏之至願也有足悲者豈不倚歎銘曰

至哉天京災劫不及上有靈府聖真所集彼美孟姜
聞斯洞彰仙道貴度我君則亡猗歟我君蔚爲人傑
命屈金鉉神傳玉訣遊魂太素介福上清式圖元象
永觀厥成

侍中兼吏部尚書裴公畫贊并序

元聖有作大賢將其命良弼有二侍中是其一所從
龍武實感風雲我之裴公道與上合義深體國策在
忠主亦既致於堯舜不惟比於管樂至於執人柄振
天綱丹青帝圖金玉王度雖古之作合謂之有開未
始聞也夫事可法道可度威可愛儀可象赫咺中來
精英外發故工繪其事所以見盛德之形容士頌其
功所以知和氣之導達五事曰貌一以作恭七聲成

文六乃為頌俾凡今之人也色斯而覩奧聽之而知
理水有方折辨和氏之價焉山為具瞻表師君之重
焉贊曰

赫咄人望時為國紀偉量川溇高標嶽峙磊落成節
精明入理倬哉輔臣式是多士丹青炳發儼如至止
宋使君寫真圖贊并序

夫形者神明之表而動用之應也察之苟奎則珠玉
雖蘊光輝必兆於山泉而眉睫可知賢達亦徵於骨
象如宋公之天姿森挺人望儼然一覩清陽不俟深
鑿是猶雞羣見鸛象齒如牛居然有差此其殊特者

也聲聞如彼風俗又爾寧有陳平之美更虞子羽之
色即雖妄庸之目素非知公之者偶見斯狀亦已明
其瑰異焉初公舉茂才歷長安尉三為御史再入尚
書郎色莊以立朝則百寮所憚言揚於伏奏則三臺
為表而竟以出守俄復從邊其故何哉由抗直之為
患也然公處屯而必行其道居陋而不改其度能貞
其節可謂君子哉才為國而生命有時而泰彼宋公
修志以俟也其復可立而須焉時有族兄曰之望者
亦賈生之謫居有顧君之畫絕偉公之貌作為是圖
意得神傳筆精形似因命僕為贊其美云

宋公卓犖體標山嶽匪石不移如玉斯琢被服忠信
規模禮樂望之儼然允謂高貌

惠莊太子哀冊文并序

維開元二十年歲次甲子十二月丁巳朔二十四日
庚辰司徒申王薨于行在所冊謚惠莊太子旋殯于
寢奧閏十二月二十七日壬子將陪葬于橋林之栢
城黻幕宵布羽燾宿設西序啓攢南首成列皇帝深
天倫之戚崇后儲之禮擬容衛於青宮申孔懷于朱
邱爰命史氏稽於令則無俾直書不彰遺德詞臣曰
昊天有命先后受之分王子弟蕃衛京師克荷成憲

罔弗肅祗懿哉明哲誕惟神粹宣慈日聞孝友天至
道則脗合迹無自異性則生知學兼時習易微書遠
詩言禮立德必有隣善如不及貴而能損量固難挹
方伯出鎮召南取斯司徒入掌鄭武其宜義之所在
政乃克施物留遺愛事著成規西夏息人東征叶卜
鞞鞞同輦皇皇改服疾溝中路凶傳左穀寧不憖遺
奄鍾斯酷嗚呼哀哉昔在冲妙具惟兄弟四國並封
五王均體遊必連騎居則同邸各承愛於含飴俱受
經於置醴旣荏苒而云邁屬殷憂之將啓實定禍於
蕭牆遂繼明於雲陛雖隔深宮之衛常洽家人之禮

曷殂謝以痛心感平生而流涕嗚呼哀哉爰擇茂典
追崇上嗣表先聖之元良申友于之褒異紛鹵簿以
徒設儼文物而空備彼神儀之如在乃群悲之所萃
周禮從祔漢塋是陪先遠日而選吉會同盟以送哀
夜漏盡兮暗室啓庭燎殘兮曉挽催按三校而徐進
將一去而不迴嗚呼哀哉背朱門兮遲遲馳白驥兮
駸駸野蒼茫而助慘風蕭颯而增悲翩翩兮素蓋寂
寂兮畫帷遵舊途而何有覽陳迹以如疑面都邑兮
不入侍陵寢兮有期惟光儀之永闕與昭代而長辭
嗚呼哀哉潛清揮於幽窆召鴻名於美跡將在皇儲
諒既言之在茲嘉德音之無斁嗚呼哀哉

祭舜廟

維某月朔日中散大夫使持節都督桂州諸軍事守
桂州刺史兼當管經畧使嶺南道按察使攝御史中
丞借紫金魚袋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某敢昭告
于大舜之靈惟神以大孝而崇德以大聖而奮庸以
至公而有天下以至均而一海內故不以荒服之外
不以黃屋之尊巡守而來殂落於此勤倦之造永結
於黎庶惠懷之尊長存於壽宮載祀雖遐威靈如在

今聖朝紹興至道愍茲遠人爰遣使臣按理邊俗惟神幽鑒願表微誠若私僻爲謀公忠有替明鑒是殛俾無遠圖如悉心在公惟力是視當福而不福爲善者懼矣今至止之日輒詣陳誠伏惟神道聰明亮斯欽到願俯垂冥祐俾輸力明時尚饗

爲吏部侍郎祭故人文

維開元十年歲次壬子二月癸酉朔十七日己丑吏部侍郎某謹以清酌脯醢之奠敬祭故某公之靈聞夫仁必壽考所謂神道善亦慶延以爲信然今夫子之不福而聖墓之是愆孝友純固禮讓周旋行所以

直業所以專誠公才而天假故官政以日宣節使是式朝宿旣至十部稱賢一人思媚鳳凰于彼雲霄以異胡然明靈殲我良懿嗚呼哀哉夫子之逝平生之懷襟抱素合遊處嘗偕清風對禁文石同儕自茲兩掖殆將一紀展轉清貫化離君子曷其愛而甫云觀止正司空之掃第屬荊州之罷市歛交臂而相失殷痛心其何已今卜兆有日祖載在庭颯然象設冥爾音形驅白馬而何見瞻素車之已屆德音不忘應其棠之勿剪交情乃見伊黍稷之非馨嗚呼哀哉尚饗

祭故李常侍文

維年月朔日中散大夫洪州都督張某謹遣倉曹參
軍李某以脯醢之奠祭于故宋國公之靈惟公世載
賢傑天資忠厚外珪組而維華內冰鏡而無垢善常
不伐明能自晦省中之樹訪猶不言車前之馬數而
後對淑慎自己不亨有時孰能違命公此來思結忠
主之戀深去國之悲六疾斯起五福云欺生涯溘盡
精魂何之嗚呼哀哉追惟曩昔昇降雲霄榮華侍從
曄曄光昭日歟月歟有榮有凋丹旆子子白驥蕭蕭
同官之感俾余魂銷靈之來歸茲焉旅次瞻望無覩
悲辛自至頃密邇而寄音今冥然而結歎南北于遠

幽明永異何以叙情寄之直饋尚饗

祭洪州城隍神文

維開元十五年歲次丁卯六月朔壬寅十日辛亥中
散大夫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洪州刺史上柱國
曲江縣開國男張某以清酌脯醢之奠祭于城隍神
之靈恭惟明神懿皆潛德城池是保民庶是依精靈
以秉正直攸好黍牧此郡敢忘在公道雖隔於幽明
事或同於表裏今水潦所降亦惟其時而淫雨不止
恐害嘉穀穀者人之所以爲命人者神之所以爲祀
祀可不以爲利義不可以不福闔境山川能致雲雨

豈無節制願達精誠以時弭災無或失稔則理人有
助是所望於神明尚饗

爲王司馬祭妻公文

維年月朔日謹具少牢清酌之奠祭于故某公府君
之靈惟公聯華公族振景天朝昔也時來則地分茅
上今也福過則海變桑田豈惟魑魅之憂方爲蠅蟻
之患嗚呼哀哉始更榮盛早睦嘉姻謬入郟公之選
嘗荷戴侯之遇情契闊而彌積義流離而益固公之
謫宦某又犯時永矣去國賁然來思雖窮途之至此
幸隣境之在茲所忌者法豈忘於私聞柝聲而密邇

畏簡書而間之然猶風煙可異翰墨無輟心已運於
虛舟跡尚濡於涸轍驟寒暑之徂謝紛吉凶之迴冗
京兆之使忽追廣陵之音遽絕嗚呼哀哉平生多感
自傷千里之心已矣長辭徒發九泉之歎計疇昔之
光寵痛淪亡於旅窳嘗許恤人之孤况霑愛子之半
謹因遣奠昭告明靈心不可卷德以爲馨匪羞是薦
惟魂是聽遣行人於信宿空泣目於郊垆嗚呼哀哉
尚饗

爲王司馬祭甄都督文

維開元五年歲次丁巳九月丁酉十四日庚戌官某

謹以清酌之奠祭于廣州都督甄公之靈惟公稟氣
異人爲國良臣資忠秉義奮翼躍鱗富貴自取聲名
益震故能北擁旄於玄朔南仗節於朱垠行部無幾
卧理斯屬棠陰在聽薤歌成曲下流是仰長塗反促
如望雨而隨車遽驚風而轉燭嗚呼哀哉甫茲歲首
彤襜載輝今也秋季丹旄言歸旣寒來而暑徃將物
改而人非駟馬不馭雙鴈空飛對平生之氣象詠宿
昔之音徽燕越兮地眇胡山兮路微奠肴觴之在席
感徒御以霑衣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燕公文

維年月朔日族子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某謹以清
酌少牢之奠敢昭告于燕國公之靈惟公應有期之
運降不世之英坦高軌以明道謹大節而立誠懸鏡
待人虛舟濟物妙用無數精心惟一明未朕而先覩
聽有餘而每黜猶豹變而成文嘗鳳鳴而中律故能
羽翼聖后丹青元化陳臯陶之暮謀盡仲山之夙夜
道因慮於文武業惟永於王霸綢繆恩渥荏苒代謝
國重元輔門承下嫁實大我之宗盟與人君之姻婭
天蓋福善地益華宗赫赫爲尹巖巖比崇不享黃髮
如何玄穹旣道長而運短豈祥降而惠終人亡令則

國失良相學隋司南文殞宗匠惟國華之見奪何天道之弗諒迨惟小子夙荷深期一顧增價二紀及茲非駑駘之足數蓋枝葉以見貽洎剖符於外臺承徹琴於舊館屢行號而身贖空匍匐而心斷跡旣拘於彛憲情未展於哀歎朝章猥及傳名斯入想德輝而不見望仁里而徒泣樹所歎而猶存人具瞻而永戢盡總帳之今感哀烏衣之往集庶羞雖薄冀享厥誠尊靈斯降是嘉平生已矣萬古纏綿五情追悲緒於離筵結巨恨於幽明伏惟尚饗

追贈祭文

開元二十年歲次乙亥孤子某謹遣弟等謹以醢脯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先考先妣之靈積罪昊天天實降罰嚴蔭永隔慈顏重違欲報劬勞終天何及夙承教誨幸而有成崇國寵靈猥當大任聖上義存延賞追贈所及朝恩優渥跪承摧感伏惟昭亮享茲殊錫今謹具贈太常卿廣州都督告身桂陽郡太夫人告身及玉帶金章紫衣各一副伏惟尚饗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墓銘

張燕公墓誌銘

楊公墓誌銘

王府君墓誌銘

畢公墓誌銘

趙公墓誌銘

韋府君墓誌銘

故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丞相燕國公贈
太師張公墓誌銘并序

大唐有天下一百一十三年開元十有八載龍集庚午冬十二月戊申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丞相燕國公薨于位享年六十四嗚呼哀哉皇帝悼焉素服舉哀廢朝三日乃下制贈太師蓋師傅之舊恩禮有加也詔葬先遠喪事有日又特賜御詞誄章琬琰公義有忘身之勇忠爲社稷之衛文武可憲之政公侯作扞之勲皆已昭昭於天文雖與日月爭光可矣公諱說范陽方城人晉司空杜武公之裔孫周通道館學士諱弋府君之曾孫慶州都督諱恪府君之孫贈丹州刺史彤部尚書諱騰府君之季子自上世積

慶及公而祥發神明所府道德爲樞生以寧濟幼而休祥鷹揚虎視英偉磊落越在諸生之中已有絕雲霓之望矣初天后稱制舉郡國賢良公時大知名拔乎其萃者也起家太子校書迄于左丞相官政四十年有一而人臣之位極矣尚書國之理本公悉更之中書朝之樞密公亟掌之休聲與偕升降數四守正而見逐者一遇坎而左遷者二其餘總戎于外爲國作藩所平除者惟幽并秉節鉞而已至若三登左右丞相三作中書今唐興已來朝佐莫比蓋聖賢之運會師臣之道欲行人雖求多我每餘地馨香之發

聞自久宜其翊戴聖后師範百寮功烈過於如神德
聲出於咸一此固與拔築崛起屠釣作合之類亦云
異也公志玄遠而性高亮未嘗自異會節乃有立何
所不可體道以爲宗既定國於一言亦保身之雅其
於經理世務雜以軍國決事如流應物如響紛綸輻
輳其猶指掌及夫先聖微旨稽古未傳缺文必補墜
禮咸甄與經籍爲筌筮於朝廷爲粉澤固不可詳而
載也始公之從事實以懿文而風雅陵夷已數百年
矣時多吏議摛落文人庸引雕蟲沮我勝氣立明有
壯子雲不爲乃未知宗匠所作玉霸盡在及公大用

激昂後來天將以公爲木鐸矣斯文豈喪而今也則
亡嗚呼克生以輔時而臣道不究致用以利物而人
將安仰上撫床以念往下輟相而哀至復見之於公
焉太常議行謚曰文貞二十年秋八月甲申遷窆於
萬安山之陽燕國夫人元氏祔焉夫人故尚書右丞
相武陵公懷慎之女也動爲柔範皆可師訓及公之
貴連姻帝室雖處榮盛若非在已內執謙下外睦親
疎古之賢明未始兼有開元十九年三月壬戌薨于
東都康俗里第享年六十四長子均中書舍人次曰
均駙馬都尉衛尉卿季曰叔符寶郎泣血在疚皆我

之有後也嗚呼玄堂永闕何事春秋幽篆斯在亦云不朽而已銘曰

天有密命滋液百寶時無大賢誰與明道我公允叶我德孔昭翰飛戾天羽儀清朝功遂身謝名由實美言而有立古無不死南山之下詔葬于茲後之與歸誰我太師

故特進贈兗州都督駙馬都尉觀國公楊公

墓誌銘并序

公諱某字某弘農華陰人也某先食采於楊因邑爲氏始大於兩漢更盛於周隋司空觀德王戎之高祖

也合階論道盟府書勲利建維城澤流後嗣洎右衛將軍贈兵部尚書府君諱某累葉炳靈六轡承祀而皆千里一舉逸翰所推五侯同拜貴戚莫比公即尚書之子也誕保中和克紹前烈幼以美秀兼大淑之文長而嘉聞增季友之業孝弟忠信蘊乎生知禮樂詩書成於時習弱冠以門子調補晉州叅軍中宗之在春官也妙簡才地將降天孫蕪之實難而公惟允以選尚長寧郡主加朝散大夫拜通事舍人累遷右衛郎將神龍元祀中興在運預聞大策克樹休勲而貴主宜家既增湯沐列侯傳國復錫山川至是始襲

觀國公拜駙馬都尉左千牛衛將軍加上柱國累遷
秘書監兼太子賓客增金紫光祿大夫又特進散騎
常侍右千牛將軍陝王傳坐事左出巴州刺史又為
光祿卿復出為亳襄陳鄧四州刺史左轉郾亳許絳
四州別駕公性明敏有器韻不求虛譽而百行允脩
不矜小善而九能咸事至於入官從政東文西武才
既兩可事亦百中且不恃貴以傷義不怙寵而廢公
奉以周旋加以撝謙雖在降出無他悔吝此亦公之
善自為謀以道終始者也開元十二年癸卯遭疾薨
絳郡之官舍春秋五十天子悼焉有制贈持節都督

兖州諸軍事兖州刺史仍遣使弔問今返葬京師
率禮有加哀榮異數其年秋九月甲申葬于北原其
孤曰某等瑩瑩在疚願圖遺烈後之人亦知范宣之
世祿豈獨臧孫之立言銘曰

巖巖太華作鎮西土祚我諸楊降生厥祖四代而立
為漢元輔爰及胤裔克復先古猗嗟觀公不忝前人
荷天休寵為國嘉姻王孫作儷帝子來嬪瓊敷玉潤
輝映紛綸乃登王朝乃尊爵秩祿盈萬鍾賦食千室
亦克畏滿亦以戒逸物更盛衰時有得失稟命不融
斯人則亡天歸京兆地返連崗吁嗟此室德音不忘

故太僕卿上柱國華容縣男王府君墓誌
公諱某瑯琊臨沂人蓋王氏所由遠矣然其自漢至
今上下千載海沂為頌始壯厥猷淮水作楨克昌其
後繼跡台衮聯華牧伯君子韙其立言史官褒其行
事則已世無違德人以嘉聞圖諫粲然宜為冠族迺
祖某梁侍中尚書左右僕射安乘亭侯高祖某陳度
支尚書魯祖某太子中書舍人祖某皇朝吏部郎中
贈潤州刺史父某官至洪州都督公踐修範業雅有
名器性開敏而達於從事才果斷而長於御下至於
學以知古義以隨時虛已存誠離經合道異焉而

傷於物同焉而不害於政咸自得之務其大者儀鳳
中初以門子選為孝敬皇帝挽郎解巾相王府參軍
授豫王府參軍歷太子通事舍人蒲州司法參軍丁
洪州府君憂去職喪踰於戚行過於禮時其在疚哀
能感鄰服闋授相州鄴縣令施於政也揮干鏌之鋒
截無不斷展騏驎之足行無不至以故言出有孚豈
止於百里教行無類俄浹於四封邑人是宜輿頌乃
作御史中丞張仁愿表公尤異帝用嘉焉遷洛州陸
渾縣令加朝散大夫寵其能也再有仲由之善益聞
考父之恭薄理我畿有加於業識者觀政許其以後

圖時輩推多驗之於晚節稍遷蒲州司馬洛州長史
蒲州長史三爲郡佐一心貫之執心有恒厥聲以茂
雖已祗之體素顧和之理識異代同官齊名比義固
無愧也俄遷隨州刺史趙簡始大列於諸侯張敞有
名擢爲刺史賢明獨斷政教弘宣始于漢東之美繼
以巴中之異郡歷數四課嘗第一再領遂綿二州刺
史先是俗多梗弊人盡流庸公亦來思撫之如子彼
得攸旣歸之如市行有餘力用不盡才驟遷大都督
乃拜相州刺史先是景雲歲我唐雖舊儀制維新置
連率之官增監郡之秩於是歷選列辟專謀用賢且

有周之裔居海之沂緒業為永德音罔違貽厥謀翼
俾其翰飛宜哉世祀亦曰家肥

其二

洎我華容而今濟美四科冉季九能魯史學匪為人
義如在已施於有政繼之柔矣

其三

稚馴宰邑鷹揚佐郡五為刺史在邦必訓再踐太僕
厥庸迺奮今也則亡天不可問

其四

神期永年禮先遠日合如防墓開彼滕室鶴弔人悲

龜言地古篆石泉戶與山相畢

故安南副都護畢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某字某東平人四世祖義雲止齊度支郎中青州刺史曾祖琰貞觀初并州白馬府右果毅都尉右衛郎將祖義蒲州河東令坐事左轉桂州歸義縣丞因家于始寧父誠舉孝廉高尚不仕公即孝廉府君之子稟靈純茂姿性開朗亦既志學休有令聞雖在諸生之中已有萬人之望矣夫其忠有世善有元仁於其親友于兄弟豈尚行所致其因心而然公之植身根萌素厚操有制未何適非宜故爲政之方所從

來遠矣某年初有御史將命黜陟幽明公時盤桓居貞未有攸往而使者承式固才是求褐衣見召直繩斯委乃表公授梧州錄事參軍非其好也先是剽劫在境行李所病綱佐無幾逋盜肅然歲滿授廣州湏陽令事必簡舉人用穩便莫不咨嗟未始見也尋轉韶州司馬其政如初秩滿丁內憂公有志性幾於毀滅廬墓展哀泣血扶病有加一等不惟三年嶺南按察使廣州都督兼御史大夫蕭璿彼孝悌之士也以錫類之故有嘉德音於是拔補按察判官義行相成終始如一尤加欽重特以表聞勅授新州刺史屬恩

州酋帥日尋干戈將有式遏實資明允後按察使廣
平郡宋璟以公爲五府總管以甲卒戍馬雖臨之兵
威而開以恩信俾忿鷙狼戾化梟爲人廣平公深以
爲能奏假恩州刺史俄又真授夷落大寧尋加朝散
大夫遷端州刺史居必致理莫匪嘉績并護之寄朝
選以歸於是加秩中散大夫拜安南副都護到官未
幾閭忽遷歿時年六十某月日庚子歸葬于某山原
公內行無玷外物不干文非務華學皆爲已所蒞數
郡遺愛在人全已而歸可謂厚矣有子曰某銜血終
天愬哀遠日永惟稱伐存乎幽篆銘曰

猗歟畢侯濬源長流受氏于畢爰自有周彼美世載
寔惟孫謀賢哲繼軌斯其遠猷嗟彼懿宗是生孝友
知實內積行非外誘家邦必聞人倫歸厚微此令德
夫豈善守亦旣從政厥聞載榮邑能訟息郡用禮成
蠻夷慕教鷓鳥變聲九真副嶺萬里揚旌護彼絕域
義忘險艱緹律未改丹旄而還存沒之際忠孝之間
徽音無泯篆德茲山

故許州長史趙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某天水隴西人其先受賜于周所食者趙下逮
襄子大爲諸侯貽于謀孫克用保國有功有伐無代

無之曾祖某隋尚書左右僕射淮寧郡公祖某金紫
光祿大夫殿中監贈工部尚書武強公父某符寶郎
皆發聞馨香世祚蕃衍不高位者則人望焉公惇師
舊業允迪淵懿包君子大雅之量有古人獲心之賞
修詞以達其道則質文相半履行以顧其言則剛柔
並克弱冠以門子調補湖州叅軍轉相州司兵叅軍
學以入官思不出位格言清論始誦今行屬太上皇
養德在藩擇賢爲吏公首其舉王曰爾諧於是引爲
相王府戶曹叅軍轉法曹叅軍及龍德既享鸞鳴有
應往而利見縻以好爵乃授朝散大夫雍州錄事叅

軍綱領諸曹罔有不率秩滿除洛州伊闕縣令事舉
其中歛從其薄惠小鎮大狗公滅私政之在人今而
遺愛俄遷徐州司馬未幾轉陝州司馬許州長史千
里將騁六轡斯柔得之自心動而中節故其四叅州
事再入府寮一宰畿邑三爲郡佐莫不所居而績宣
其用所去而頌因其跡豈伊苟然厥繇尚矣開元八
年春二月疾作革乙丑終于官舍春秋若干某年冬
十有一月庚午歸葬夫人崔氏祔焉公自然淡泊不
屑勢利守道貞固與命推遷故歷年多所移官數四
不過參佐而已豈亦直道之云乎然而卑以自牧約

而能濟推厚居薄內安其仁急病攘夷外多其義不
曰君子其能爾乎有子曰令言次曰令則泣血加人
抑情就禮哀愬窳安之事恭惟先君之德驗之所履
附之斯文以傳無窮以慰罔極銘曰

猗嗟令德寬仁合道景行行止風流肆好名取公器
善為身寶志所以立政所以宣入官惟允蒞事其然
是儀是式不忘不愆今也終古後之克祚子孫禋祀
春秋霜露茫茫九原斯焉永慕

故韶州司馬韋府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某字某京兆杜陵人其先佐夏翼商賜命為伯

傳楚相漢繼世能賢休有成烈慶流于裔洎曾祖津
仕隋至內史侍郎戶部尚書武德初拜黃門侍郎壽
光男克濟美名以食舊德大父琨太子詹事武陽侯
能承休軌載揚厥問列考展官止少府監主簿懿業
無忝而大位不充天爵自高人倫斯貴公荷百代之
丕構傳一經之素範簡白足以長人文敏足以敷政
跡不由徑必期乎直學不為辯每抑其華志尚則然
風流自遠斯有萬里之望豈伊百夫之特始自崇文
生明經上第起家汾州叅軍公以為國無小而行無
擇苟履忠信何陋蠻貊遂求補遠郡從所好焉於是

授泉州司倉叅軍歷廣州都督府法曹叅軍輪囷下
蟠弗以屑意幹蠱用譽將以明道固已仁焉而不異
於遠義焉而不辭其難潛亦孔昭允謂君子秩滿遷
韶州司馬在郡數載檢身一德輔化致理刑清訟息
宜其奮庸上國實乎公卿而天竟南州終于叅佐悲
夫享年五十有一其年月卒于官舍粵開元六年冬
十二月庚午葬于少陵原有子曰某欲報罔極思傳
不朽勒石泉戶式昭德音銘曰
皇矣鼻祖時維大彭黻衣作伯彤弓用征猗那其後
世濟其名雖公道屈亦樹德聲

右其一

休烈有素聿修無忝言炳身文禮充物檢行雖欲盡
名不可掩學古入官蓋取諸漸

右其二

叅卿彼分從事窮海孰云其陋我惟義在何適非宜
胡然有待天曷我欺人隨物改

右其三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